

庸

齋

集

三

一

二

三

四

唐鍾監生 臣孫汝明

唐鍾監生 臣雷 琳

欽定四庫全書

庸齋集卷五

宋 趙汝騰 撰

記

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修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
十餘人謁予請記寓居太博盧君鉞助其請者屢遂進
陳生而告之曰子知邑大夫修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
子知太博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
貧與賤人之所惡也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
均為不以其道得然
富貴則避貧賤則
就何耶是義利之分
取舍之判也夫是之
謂仁仁非寓
於貧賤也厭貧賤則
未有不失其本心而
趨富貴非所
以為君子也故繼之曰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伯夷之志
操即此章之推也故
孔子予之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
又曰伯夷叔齊餓死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
今稱之孔子

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諸人實近之而未
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
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
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
同其汙蕃滂清裁廉尚潛扶漢鼎異時殞身殉國庶幾
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撫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

都之儒拒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
盛行適足資識者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
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名節岐而二之蓋
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脩有黃公龜年劾秦檜罷
相去檜再相黃寓霽溪斥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
吳公元美多憤世嫉邪之作仇家織以媚檜至謫南州
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立卓然晚進至有
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

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魯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蹇蹇者不磨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為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

論

論漢唐誅賞

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于密然觀二君於封爵功成一事則皆有可得而言者高祖之分封自子房而下以及于灌嬰樊噲之徒無不各厭其欲至于雍齒以疇昔睚眦亦且矯情而賞之帝可謂無負諸臣佐命之功矣然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

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
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
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
文墨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
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論功之
際帝乃念不到此借使是時公已遠逝如介之推言不
及祿則綿上之田亦胡為而怒然也是非高祖用明以
寬而疎畧于事情耶太宗之報功房杜以善于謀斷英

衛以長于攻討勲庸稱為諸臣冠國宜爾也至于劉文
靜語多怨望反狀已形時帝在秦府直謂太原首事文
靜實啓其謀令處納言似謂乃翁報功之弗稱使文靜
於此不自取禍敗則帝之即位也必首念此身之富貴
一皆文靜之所効賞典之行未必不加之房杜之上太
宗亦惟知文靜有密啓之功而不知文靜以穿窬之輩
乘亂挾姦教人以窺伺鼎重之謀在帝首當勸其父正
以無君之罪當如高祖面數丁公之不忠馘竿以狗衆

可也太宗方且欲重賞以報之帝雖周于事情果為有
得於詳審乎即是而論董公為萬世之忠文靜乃萬世
之賊高祖之待董公宜如太宗之念文靜太宗之念文
靜宜如高祖之待丁公然高祖能嚴于誅而畧于賞君
子以為似虧寬大之素而不害其為公太宗欲推賞而
不加誅君子以為詳審之中純乎私

序

內制序

國朝故事無宗姓入翰苑者惟大本以宏詞南塘以甲
科予離場屋遲素不習制誥之文誤為諸老見獎遂踵
南塘給札李公太史心傳開史館辟予同劉公漢弼徐
公元杰為屬予周旋中秘兩暮史館一暮忽除常丞兼
表郎李公謂予曰故事為表郎則當兼詞翰之秩予方
遜謝忽史院吏以除目示予兼翰林權直乃力援非宏
詞甲科不當入辭不獲遂就秩其後史丞相嵩之解督
府歸相位轉官適予當草制直筆無假借有箴砭嵩之

大不悅力辭三官不拜制予自是亦乞外者屢而不獲
又其後以廷試多士宣予已至東華門有旨改高翰長
京師喧傳史丞相故為是也或謂恐發策太直予以是
乞去得請守永嘉自巳亥秋至辛丑夏九歷三暮中間
獨當草制一暮有半得制詔等文四百餘首然予每謂
北門之職非但尚詞藻記問而已人主心術係焉故予
於正邪是非之間每因詞令而為上別白言之率以是
取忤于人然不得罪于天下公論者則亦以是也因猶

子崇烟刊于家塾遂序而授之

外制序

淳祐甲辰上逐嵩之相范鍾及杜公範改紀庶政明年
乙巳程公公許徐公元杰相對為中書號為得人繼而
徐公歿朝野嗟痛以起居舍人召余于婺州兼中書造
闕會程公于絲綸閣下程公俾余書上房余遜不肯受
只書下房故自乙巳至巳酉凡五年皆只書下房惟丁
未春應繇同知貢舉堂劄上房兼俾予書是時李公韶

以病力丐去又劄余兼翰苑撰述一時內外制上下房
文字皆予視草亦儒生榮遇也然予獨喜以書下房遂
得行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兄弟張橫渠四先生封伯告
詞非幸歟又下房大率行謫詞予未嘗敢沒人之善雖
不匿瑕亦不揜瑜間有謫非其罪而行詞亦皆不沒其
實如莫子文不肯任括田劾去常擬以齋宮卒閔降秩
是也又有詞頭雖隸上房而公論藉藉不得不采為上
言者如疏鄭寒別之保是也又有吏議貶其人非常留

黃不書而施行遂為之格如止王三俊之貶之類是也
又有直聲為當世所稱者吏議逐之公議洵洵既留黃
又為之奏于上申于都省如救李公伯玉諸賢是也大
抵皆視公議如何耳予何心哉通計上下房制詞允若
干首福建刑使胡公子舊奉常同寅友也請外制藁刊
于臺治遂序其本末而遺之

蔡覺軒模論語集疏序

聖賢不作而千萬世得以求其心者賴有書耳是以更